

第二十回 風散浮雲 情圓聽月

詩曰：

樓勢巍峨壯帝都，前人創建後人居。

多情天上團圓月，願了風流美丈夫。

裴爺見私書上寫的是車遲國王要領兵來犯中原，約定奸相裏應外合，事成之後，許以平分天下，於某月某日發兵，叫奸相早為預備。看畢，吃驚不小。暗想：‘奸賊好大膽也！今日人贓現獲，不怕他冰山不倒。’想定主意，把私書收於袖內，分付松了刑具。問他叫什麼名字，大漢道：‘叫國爾楞。’裴爺命他畫了供，仍上起刑具，帶去收了刑部監，候音定奪。下面答應，把奸細帶去收監。裴爺退堂，在燈下草成一本，並私書粘呈。過宿一宵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臨軒，文武朝參已畢，裴爺俯伏金階奏道：‘臣刑部侍郎裴長卿有密本面達天顏，恭請龍目電閱。’說著把本呈上，內侍接上。鋪於龍案。天子先將本一看，後又將私書一看，龍顏大怒，喝問：‘奸賊蔣文富何在？’只唬得奸相魂不附體，急急出班跪下道：‘臣蔣文富在此伺候天子。’見了奸相，把龍案一拍道：‘朕有何虧待於你？膽敢私通外國，謀奪朕的江山，真是罪不容誅了！’文富一聽，面上失色，還強辯道：‘臣蒙天恩，授以首相，位極人臣，有什麼不足之處，敢生異志，辜負聖恩？這是誣詔為臣。望陛下做主。’天子喝聲：‘車遲國王下與你的私書，你拿下去看來，還賴到哪裏去？’說著，把私書攢下來。奸相拾起一看，又賴道：‘臣也認不得什麼車遲國王。安知非裴刑部藉端抗奏大臣？無憑無據，何能以一紙之書，入臣之罪？’裴刑部大喝一聲：‘奸賊住口！現捉得奸細親口供的，你還狡賴！陛下若不將奸相早行正法，必為國家心腹大患。’天子道：‘奸細今在何處？’裴刑部道：‘臣已在本部審明，收監候旨。’天子即傳旨下來，提出監中奸細廷訊，口供不改，龍顏更怒，命武士將奸相摘去冠帶，押在一旁。又差裴刑部帶兵五百，前去搜查奸相府第，搜出許多悖逆之物，都上了簿，還有許多私書回書，盡是鞏御史代筆。那些不軌之徒，一聞兇信，逃走了一半，只有跑不去的，共捉了男婦三百七十餘人，一並捆綁，將叛產封固。其餘解了入朝繳旨。天子逐件一看，大怒道：‘這還了得！連禁之物及私書回書一概火毀，不必波及他人。’這是天子的隆恩，只將從逆鞏固一名、外國奸細一名，並逆犯蔣文富叛屬三百七十餘人，著裴刑部監斬，押出午門外。只聽得三聲炮響，一個個俱做無頭之鬼。這也是惡人的報應。刑部上朝繳旨，天子又將鞏固家屬俱發嶺南充軍，叛產俱抄沒入官。各省近邊關隘，著兵部火牌，飛星敕知加兵，用心把守，以防外寇。又因裴刑部捉叛定國有功，升為刑部尚書。所有刑部侍郎原缺，著宣登鰲補授，假期將滿，召取進京。供職旨下，裴爺謝恩，宣爺代子謝恩，天子退朝，群臣各散。

宣爺與裴爺到了朝門外，互相稱賀。宣爺道：‘裴年兄，你生平做的事情，真是神出鬼沒。就是今日蔣文富這個奸相，不是年兄精明，怎扳倒這個賊子！朝中滅了這賊，神人共快，君民相安，從此永享太平。年兄之功真不小也！’裴爺道：‘為臣盡忠，不能定國安民，平日朝廷高官厚祿，養你何用！這也是臣子分內之事，何功之有？但小弟的衙門，應讓與令郎居住，所有聽月樓奉送令郎與令媳，以完千古佳話。’宣爺連聲稱謝。裴爺道：‘令郎假期將滿，不日即有旨下召取。年兄該速速寫信先去通知，叫他們早為打點，也好進京供職。’宣爺點頭稱是，拱手而別，各回衙門辦事不表。

且言無艷去拿梯子，要爬上架子來抓宣生。正等拿過梯子來，宣生早已不見。此刻急得無艷咬碎金牙，放開喇叭喉嚨，哭著說著道：‘一個好熱騰騰的饅頭，到了口邊，又碰掉了。我還要這性命做什麼！’早驚動兩個丫鬟小春、細柳，知道姑娘放走了少年郎君，在那裏氣苦，連忙上前相勸，勸了姑娘回房。

庸夫一聞此信，只是跌足連叫可惜道：‘蠢丫頭！撞見這個好機緣，不用些風流手段，將這少年郎君拴住，到把他放走了。我也是枉費心機！’後又聽隔壁大房女兒出嫁，女婿是個大官，還有官誥，心中越發懊悔，未免抱怨女兒幾句。哪知女兒自見宣郎之後，正在害單相思的病，怎禁得乃尊一番埋怨。心又高，氣又傲，哭了兩天。直到人靜之後，懸梁自盡。到了次日，庸夫知道女兒這個兇信，唬得魂飛魄散。痛哭幾場，將女兒殮殮了，送到祖塋安葬。庸夫自此得了殘廢之疾，不到幾年也西去了。膝下無子，所有偌大家私，總歸大房承受。還虧後來鳴玉娶親生子，承繼二房一脈香煙。書中就沒有他的交代。

再言宣爺夫婦在岳家住過對月回家，恩愛異常。無事時吟詩下棋，以消悶懷。直是光陰迅速，已將有半年光景。接得京中乃尊書信，知升了刑部侍郎，所有聽月樓，裴爺相送過來，以作賀禮。又說假期已滿，不日就有旨下，速速打點收拾進京。宣爺看過，說與夫人知道，夫婦甚是感激裴爺。不多幾日，果有旨下來，召宣侍郎進京供職。宣爺接旨，進奉家堂，一面謝恩，一面送了天使而去。此刻因欽限緊急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收拾行裝，所有家園仍命老家人夫婦同抱琴如媚、醉瑟如鉤在內看管。一面到縣挑了人夫車馬，伺候動身；一面去拜別岳父母，未免餞行，灑淚而回。

宣侍郎一路兼程而進。不消幾日，早到京都。進了皇城，因非早朝時分，先到父親衙門，夫妻雙拜。宣爺、夫人二老見媳婦果然生得人品出眾，心中大喜。這日擺了筵宴，代兒子、媳婦接風，別收拾一所，與他小夫婦權住。

到了次日早朝，宣氏父子入朝謝恩繳旨。天子又將宣侍郎慰勞一番，方退朝，散了。宣侍郎到了朝房，見了裴爺，先拜謝見賜名樓及一切成全之恩。裴爺拉住笑道：‘令岳被我勸醒了麼？’宣侍郎點頭稱謝。大家一笑而散，各回衙門。裴爺已搬進尚書府第，宣侍郎搬進裴爺舊居，少不得夫婦二人親到裴府，拜謝裴爺始終成全之恩。綺霞已出嫁與趙府，綺雲已出嫁與江府，今日都接了回來。姊妹們相見，甚是親熱。裴以松已娶了親，外面與宣刑部相見，也十分親熱。款待一日，方各回府。自此不時往來。

後來裴爺告老回了河南，壽至八十七歲而終。其子以松中了河南鄉榜解元，進京會試又仗宣侍郎之力，中了一榜。榜下放了知縣，這也是以恩報恩。柯太僕也虧了女婿復了原職銜，夫婦同年八十一歲無疾而終。其子鳴玉捐了一個州同職銜，坐享兩房家資，娶親生了兩子一女，倒也受用。宣老夫婦俱有八、九十歲，也是先後而終。宣侍郎夫婦哭哀盡禮，守了六年大孝，到了服滿之日，仍召取進京，歸他侍郎衙門住下。此刻侍郎已有兩子兩女，總與河南裴以松、本京裴綺霞、裴綺雲彼此結親，不斷往來。這是書中的大交待，不用煩敘。

且言宣侍郎雖是刑部衙門，日日都有欽件發下來會審，但他斷纜甚好，不見著忙，無事時還與夫人聽月樓吟詩談話。

八月中秋，宣侍郎與夫人坐在聽月樓中飲酒賞月，便指著仙題詩句並綺霞、綺雲、寶珠的壁上三言和韻詩道：“此樓得這天工人工極力培植，這也是裴年伯一生聰明種子布於前，你我夫妻姻緣聚於後，信非偶然也。”夫人道：“‘聽月’二字，本起得新奇，若非仙題並一首仙詩，後人必議為荒謬。裴義父在日曾說仙賜匾額，也是八月中秋夜賞月之時。今又值佳節，聽月之情既已團圓，聽月之時尚少潤色。老爺何不步韻和他一首？也是聽月增輝，名樓生色。不知老爺酒後對月，有此逸興否？”宣侍郎笑道：“狗尾續貂，未免貽笑大方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爺何必過謙！丫鬟快些斟酒，代老爺潤腸。”丫鬟答應，斟上酒來，又取過文房四寶，並一幅松箋，擺於桌上。宣侍郎一面吃著酒，一面鋪紙濡毫筆不停。頃刻，成了《和〈聽月樓詩〉》一首，遞與夫人，笑道：“獻醜了。”夫人接過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詩曰：

銀河皎潔月光清，人倚樓中入眼明。

但聽風微和露滴，蟾宮應有讀書聲。

夫人看畢，連聲稱贊道：“得此一詩，壓倒元、白矣。”也命丫鬟粘於壁上，又斟下一巡酒來。還未吃完，忽見樓外一片彩雲冉冉自空而下。侍郎夫婦大吃一驚，忙向樓外一看，見雲中間站著一位道者，左執桂花，右執斧子，雲旁站著一人，好似裴公，對著樓上說：“感爾夫婦多情，特來一晤，以完情緣。”說畢，騰空而去。侍郎夫婦在樓板上拜謝。後來侍郎也升了尚書，告老回去，就將聽月匾額移於故鄉，也建一樓，安上以留仙跡。夫婦偕老，子孫繞膝，世代書香，皆此樓佑之云爾。

非關司寇風流，焉有宣生好述。

名著梯雲仕路，功成聽月仙樓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